春秋歸義

我何有焉襄十四年衛人出其君晉悼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齊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三桓僭之寵者也春秋之君習用此術久矣臧許之事不足異也此晉伯之所以日衰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

戎狄天子瑕嘉平戎于王戎可與王平乎劉康公徼戎殆亦有不平于心者乎惟是天下事當慎之于始以戎為不可平則當辭晉人既屈于晉人而許之平則姑守信以俟時乃不度而徼倖于一擲其失愈遠故可恨也

天子之師天下莫之敢抗故不言戰而以自敗為文劉傳說是姜鳳阿從季氏私考謂劉康公為徐

吾氏所邀不及陳而敗故不言戰而駁胡傳為非
夫獨無尊崇天子之心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頃伐我北鄙

齊於是不甘心於魯矣其釁則三桓開之也強臣苟
自為利豈顧國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 新築衛地○林云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

魯衛為好而斷道新與晉盟誠不宜負但魯則強

臣擅命而在晉則未有會伐之使也衛強於齊乃輕犯其鋒何邪以為為魯是為強臣役也以為為晉則齊晉新有縉之盟矣為國者不求正其綱紀而輕以三軍之命狥私好以為存信義是信義之賊也若孫良夫以齊人之辱懷郤克之忿不量輕弱以國償怨則罪更不可勝誅矣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林云鞍齊地去齊五百里稱及齊侯戰大夫公然犯君矣謂大夫挾私怨以淩國君耳非謂敵國之大夫不宜與敵國之君戰也

諸侯侵伐已謂擅命況大夫乎晉魯曹衛之臣各以私憾同心積怨于齊魯則四卿並出晉幾空國而行曹衛因人佐鬬合四國之力以萃于齊必快怨乃已天下無道政在大夫矣犨朔獻捷天子猶能詰之惜不能明正其詞以聲陪臣之罪也不稱齊師而稱齊侯盡以齊侯治四國之臣而惜其不

足以與此

秋七月齊侯與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齊地穀梁云去齊五十里

使者齊志及者晉志齊敵晉而弱魯衛曹莒之敢抗也一旦以無禮召寇一敗而靡使國佐以賂求免不亦恥乎郤克以一笑之忿殺人盈野亦可已矣必欲辱及齊侯之母使齊激怒然後不得已許之盟復怨不已甚乎此一盟也深誅四國之臣恣橫無禮譏齊侯之輕脫以國玩而不知恥也然書

曰如師行人之詞非乞盟也齊雖行賂有輕之之心若曰只此足以辨四國之大夫矣非心服也書及而不言王者姓名求盟在晉醜之也

林注云屈完來盟于師齊桓退師而後盟于召陵修禮于楚也齊侯使國佐如師晉郤克進師而後盟于袁婁不禮于齊也以齊桓之所不敢而四國之大夫敢爲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傳四年夏許男新臣曰卒穀梁䟽云諸侯卒但有

大惡不論正與不正皆時宋鮑弑君得國可不謂大惡乎而曰何也穀梁註於此無一言毋亦自知其窮乎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定公立

取汶陽田左傳晋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魯地○林云楚書公子自嬰齊始

楚之師爲救齊也齊之暴則郤克與季孫行父爲

之郤克避楚而遣歸行父遂以其君會夷狄之大夫而不以為辱何也行父欲專魯權苟得結楚之歡足矣惡知嬰齊之為楚臣吾君之為甸侯乎據跡以論晉楚齊魯曹衛之事雖君無禮在齊而誅心則強臣為政為國不治強臣而言安攘未有能濟者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會有蔡侯許男以乘楚車不書從楚者共十三國

合十有二國之君臣以聽命于強楚之大夫中國

于是乎損矣故削而稱人非匱盟之謂也嗚呼楚方縱兵召會晉領歃至策勳誰主晉政而甘心自蒙非郤克乎彼郤克者惟知釋怨爲快豈念國家之榮辱哉行父借郤克以爲利郤克借行父以濟私權臣交結而鞌戰成鞌戰成而蜀之會盟亦成所謂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莫甚此矣悲夫後世人臣之論功者强半皆此類也然不諱公何也天下之大夫畢會而夷狄之大夫毛盟此桓文之力所不能得而入春秋之世所未有之變也故不諱公

若將以公臨其上而主此盟者所以糾各國之大夫姑以存諸侯之體也

斷道之役晉侯自爲政從之者不過四弱國而且以開齊釁蜀之役楚公子嬰齊爲政從之者十有三國而齊人與焉伯國之君曾不如一强楚之大夫可憐哉推原其始皆𧨳克一人爲之也人君亦何愛于强臣而曲狥之

項氏曰蜀之盟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

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襄。左傳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左傳云討邲之役也邲之役非鄭罪也楚子入鄭之都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人救鄭之師以復將憤事搠指而歸如此而欲鄭勿從楚乎不能使楚勿爭鄭而但欲鄭勿從楚不可成之事也若釋鄭以兵車從事于楚郊則諸侯方畏楚亦不可幾之

事也晉之失不在爭鄭而在御諸侯失其道人離而不附區區爭鄭亦已疎矣軍敗于邲輿以爲楚捷何復有霸圖乎、

辛亥葬衛穆公六月

衛侯方從伐鄭二月會公始歸衛侯此時亦應未遝則葬穆公者何人也送死人子之大事是衛之從伐固亦有不得已焉晉不體小國之情而奪人親親之義非所以爲教也柰何欲人之親附而伯諸侯乎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傳引劉絢言以前稱桓宮此不舉謚知為神主未遷似矣公羊曰宣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于情更為迫切則劉說非也三日哭為得禮矣變不廬生或者天示絕宣之意乎姜引西亭辯疑謂為成之別宮如晉虒祁楚章華之類如此則何哭之有

乙亥葬宋文公七月葬

宋與衛不得以時塟其先君皆晉人爲之也稽時考事其義自明若宋文始厚塟左傳之言也春秋據事直書其失自見厚塟正未暇譏也

夏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是時諸侯但知有伯國而不知有天子但知汶陽之私德而不知朝覲之公義魯爲王室懿親天子寵禮賜含會塟錫命無一不具而魯人不應求車求金猶有屬望而魯人不悟於是恩禮衰矣成繼篡嗣位正宜請命天子以正始而制强臣乃漫不

在意即位三年絶無天威咫尺之義徒役奔走於晉可嘆也已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林云鄭始書大夫將然帥此紀書將生帥師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邑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傳云復故地而民不服至于命上將用大衆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時初税畝作丘甲税賦日重所以棘雖復歸故國而不願爲之氓歟此足以

警有國之君以殘刻失人心者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晉人滅狄諸家苦譏之夫狄人橫行中國無國不受其害晉人乘時剪除之使中國安枕亦一快事所可恨者治狄不以其道酆舒既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此人鬼所共憤晉不爲之紓其恨反執其君土其地酆舒竟逃死若非衛人歸之晉且不問今又剪其種類而不以其罪所爲之不平

更有甚于狄者故可罪耳罪不在伐狄也諸葛武侯將北伐魏先定南蠻苟晉能以道行之安見伐狄之非義舉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

衛侯定使孫良夫來聘

左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以魯公之方如晉而歸也豈敢貳晉者何盟之尋小人之心禮輕而疑重盟曲意事之時有不相信之心一不要結則嫌釁生歷觀人情未有

不然者不獨一晉也若衛則又以小國自疑恭盟晉而不盟已遂以爲有厚薄之分故亦欲强同之耳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林云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聘禮也聘而盟聘爲不足固矣以講信修睦之禮爲歃血誓神之事自以爲要結之厚而不知先王遣聘交鄰之意索然無復存矣兩書及盟而諱言公以見下盟大夫之失深病之也

鄭伐許

闕傳林者變皆以為叛鄭似矣然許亦楚屬非能向中國者叛即惡鄭鄭之事有大于伐許者乃為許訴之罪植以為告論畧是亦一說吾以為舉國而事此乃甚鄭之辭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通嗣君也謂宋共公初即位○林云宋始聘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子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左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逾月

秋公至自晉

其來也晉侯見公不敬姜謂禮愈繁而身愈卑是也有子曰恭近于禮遠恥辱也成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止之楚誠不可與爲好然立國之道豈無所以自強者豈以不得援于楚而可遂已邪千乘之君朝人而不得禮怨人而不敢背曾不能如鄭之崛强能爲有無也

冬城鄆

鄭伯傳伐許 左傳鄭伯伐許晉欒書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去年經書鄭伐許既以爲狄之今年經書鄭伯伐許胡則傳又爲之說曰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夫忘親從戎狄孰大于是春秋不狄鄭于忘親從戎之時而狄鄭于無喪伐許之日人亦孰知稱爵之誅重于狄國乎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傳公次女

内女毋見出魯禮義之國其女見輕於人如此何

以自立餘恬不為意可怪也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齊地左傳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會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此語是也然亦有所未盡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筐是謂諸侯誘政于大夫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高固于無婁是謂大夫僭諸侯之禮謂之非禮可也荀首奉君命以逆女僑如餫之禮之常也然則春秋取之乎非

也餼禮也于穀非禮也禮未嘗不通人情而大夫終不可越境而會人春秋所譏于大夫皆有事于境外者也今不論所餼之地所會之事但以會爲譏故曰未盡也

梁山崩

公羊爲天下記異是也非非有旋轉之實事雖恐懼修省亦徒矣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崩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宣杞伯桓同盟于蟲牢鄭地左傳許靈

公懲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鄭伯歸請成于晉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是會也以鄭服也鄭非能懷晉也不得志於楚聊借晉爲援耳此正當責其從前從夷之罪果悔恨求盟然後許其自新而收之乃一聞其請服之詞遽率諸侯赴之雖天王之喪不顧焉而不自知其隗也且晉前此無鄭矣不害其爲伯也今茲之所益幾何晉人惟知人從我之爲利而不知示人以

晉之不可輕也易與如此何以制諸侯乎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定王崩諸侯盟公至自會竟不知君父爲何人比事而觀亦足以見春秋誅無王之大義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穀梁註云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義與此違六世室者共祖之廟有大功德故不毀周公魯公是也其餘親盡則

毀禮之殺也則世室安得有文武宣十二年潘黨

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武有七德非巳所堪其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楚莊親破大敵而謙抑若

此季文子借晉之力以救其死而後言武功立楚

莊之所不敢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立武宮傳皆以爲武公之宮按季文子以鞌之戰

立武宮亦是楚莊之意但欲告功則先君皆當告

何獨武公而且爲之立宮於義殊未安竊謂武宮

即武軍之類特築之爲宮以侈武事非武公之宮

也故傳曰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謂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是明譏其不成武耳未嘗以爲武公也

取鄟附庸國

取汝陽田立武宮取鄟魯之武止此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左傳盟于蟲牢諸侯復謀會宋宋人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三月侵宋以其辭會也

以迹論之則鄭人請服不可不受宋人辭會不可不伐以實論之則忽天王而急蟲牢既以示受鄭之輕宋已與盟辭會非有大罪而亟伐之又不免

于絕宋之垂且諸侯之服不服不繫于會不會者可以一會畢伯主之求則宋明年又同盟矣吾未見馬陵之固于蟲牢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子叔聲伯叔肸子于是受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左傳晉命也

內不能拒晉命外不能存宋好千乘之國受命為人殺二卿並將動大眾以侵與國將何以自立乎

申舟之殺宋雖不堪楚侮亦恃伯主足以庇我自解揚誑宋遂棄宋於楚宋人傷心矣蟲牢之會宋抵諱辭會盟心實厭之雖魯衛交侵其如宋不心服何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林云楚始書大夫將

楚何以書大夫帥師所以深誅鄭而夷中國于楚也鄭爲中國諸侯而甘心事楚爲中國患是亦狄而已矣今以不得志于許而叛之非能知楚之不可向而即中國也故書楚大夫將而伐之蓋治之

以夷狄之黨與以見其不可得為中國之諸侯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傳賀遷也晉遷于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左傳楚子重伐鄭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成師以出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經狄楚鄭而薄諸侯矣此書救善之乎曰非也楚豈欒書一旅之師所能禦而鄭亦豈欒書一旅之師所能存者聖人所規者遠目前之小勝負不足論也況救而無功楚鄭未震雖云全師善矣猶未

也晉楚爭鄭方薪嘗思所以持其後胡傳乃比之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何不倫之甚也又謂鄭改過遷善出幽遷喬未幾而楚以重賂求鄭而爲鄧之會出幽遷喬安在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杜云稱牛未卜日

吳伐郯林云吳始入中國見經

胡傳以吳爲周之伯父爲其僭八子之號故狄之

按史記此時爲吳壽夢之二年壽夢實始稱王左

傳亦云申公巫臣教吳射御乘車戰陳叛楚事在元年之後又云馬陵之會吳入州來是以始大壽夢因强大而後叛楚稱王又州來之役在伐郯之後則稱王未必即在伐郯之時謂以僭王而狄之者似亦無據一舉號足以示僭王之誅是楚徐吳之君無時可稱人無言爵矣非經之本意也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是春秋之意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不郊直遂之詞猶者可已不已之詞郊天子之事也魯用之僭矣然經于鼷鼠食郊牛角再書之若將以懲不敬者不郊猶三望又若致譏于廢禮者初不以爲不宜郊而有譏詞何也論禮則郊爲僭修典則郊爲重魯之不郊非以其僭而廢之也舉重典而蔑之不敬于是爲大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郊祭不稅冕而行則禘郊之祭夫子何嘗不効駿奔春秋就事論事而已胡傳爲

僭故書非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莒子朱

邾子定杞伯桓救鄭左傳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

楚以一大夫帥師伐鄭至勤九國之君所以見中國之無人倉皇勞擾而不能有損于楚適足爲蠻夷笑禦侮自有道馬陵之盟春秋所不與也胡傳亟與諸侯攘夷狄安中國且善鄭背夷即華謂楚

大夫書名氏書帥師書伐不待貶絕而罪自見皆非也馬陵衛地以救鄭為名而盟在衛地尚可以為善乎

公至自會

至自會不成其為救鄭也

吳入州來楚邑左傳楚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蠻夷相侵伐不書書吳入州來所以志吳之始强
將爲中國患且以愧中國之諸侯也楚爲中國患
莫之能制也九國之諸侯敢以一矢加遺吳一偏
邦遠夷乃能入而披其要地中國之君臣不亦厚
顏乎至于子重子反輕族巫臣遂啟吳釁一歲七
奔命自貽伊戚此又有國之深戒也
巫臣於楚有深怨視郤克之怨齊何殊胥壤然巫
臣爲晉通吳借吳報楚有害于楚有利于晉不以
私怨干國之紀而怨亦無不償若巫臣者公與私

所得可謂能士彼郤克者徒借君之力以決己之私雖犯齊人之怨挑楚人之釁不顧也是故質母則晉無人理盟蜀則晉無伯氣方之巫臣不亦遠乎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以一介之使諭魯使以汶陽之田歸齊魯人奉行如恐不及子產能拒韓起之求玉魯人不能拒

韓穿之奪田魯實無人晉乎何尤或曰不從韓穿之言齊晉之兵必俱至汶陽之田能終有乎昔人有言爭之而不得他日取之直不爭而棄他日取之曲假令齊晉交至可以大義詰之使媿屈而返必欲盡其強力亦明告之四鄰卽棄田非得已恐諸侯不直晉而齊亦不能安受其所非有也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宮今歸田於齊武功安在邪

晉欒書帥師侵蔡

數戰則民疲而不威治夷有道侵蔡何當焉

公孫嬰齊如莒左傳逆也聲伯

宋公使華元來聘左傳聘共姬也杜云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爲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共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杜云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五年趙嬰通于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林云賜命止此

安有天子不責諸侯之朝聘而反先加賜命者乎

安有天子在上諸侯嗣位不朝不聘而偃然坐受
錫命者乎書曰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正謂賜命
乃天子之事天子不宜使來賜命也天子之事亦
非王之所得私然而使來賜命者是王自失其爲
天子也錫者國典也賜者特恩也錫諸侯命乃常
典何爲以特恩言之甚魯與王也魯不請而王命
儼然來臨若得其所非有故以特恩言之也此與
錫桓錫文事同而文與者受桓之錫命者魯之臣
子也尊吾先君故以常典書之所以存臣子之敬

也此受命者則爵成親之也爲臣而泆焉以是爲不恭故以特恩書之所以譏臣子之不恪也文夫身受之與此不同者文未免喪未及入見之期襄王懷僖公之功特降于其子而錫之命在文受之爲有辭在王施之爲存厚蓋以特恩異常典非諸侯之不請命者比故猶以常典書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女也而書杞則叔姬猶得爲杞婦而出不以罪可知文十二年子叔姬卒稱子親之也無罪而絀

于杞故親之也二叔姬皆杞事也何魯女之見辱于杞者甚也經一書子叔姬一書杞叔姬皆哀其無罪而錄之也

晉侯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左傳以其事吳故

吳伐郯晉不能救郯事吳而晉伐之何以服小國之心魯與邾義不能存與國而制命于晉葢不足言齊侯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弔死問疾以不忘鞌之戰可謂有志之君矣乃纔得汶陽之田遽聽晉

人願抑衛夷寶母之辱韓起舉爵之誚皆冰釋而不衛忿何小器之易盈也

衛人來媵（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生則出之死則逆之于義何居人道之失無甚于此故春秋譏之

父子夫婦人道之大杞無夫婦魯無父子國之所存者幸耳春秋治人道不為叔姬一婦人也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

莒子朱杞伯桓同盟于蒲 衛地○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蒲之盟以汶陽田歸齊之故也諸侯有忿心矣而魯人安受之何也若晉者德禮不足而徒乞靈于鬼神亦何盟之可固傳例凡言同盟皆以爲有同欲也如此盟者豈諸侯之所同欲乎又云桓盟不日凡日盟皆不信如此盟不日可以爲信乎傳例之不可通若此

公至自會

諸侯之爲魯不平者消矣而齊之受田者固矣公之會含已爲人而已傳曰得意致會如此會者可稱得意乎

二月伯姬歸于宋穆姜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常禮也不書獨書伯姬者公穀皆以爲賢伯姬故録之穀梁又以致女爲譏皆非也徐邈謂宋公不親迎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此本穀梁之言最爲近之葢伯姬

責禮甚周以禮不備不肯苟從故使卿致父母之意以曲成其禮與尋常致女之意不同春秋以伯姬責禮之正故特書之以爲能執禮者之勸所謂事與時起也

晉人來媵

婚聘諸侯之常致女媵女婚禮之常春秋不厭其煩而細書之不但閨門萬化之原所以謹人道之始而一時肅穆藹然可想見也昏義曰敬愼重鄭而後親之義與此同于此猶有先王之遺教諸侯

弒是道也其何亂之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左傳楚人以重賄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

鄭雖貳于楚宜討然不爲天子討而以貳已執春秋不與也且以當日之事勢言之小國之事大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鄭有是言矣則小國之情亦有不得已焉者晉能制楚之死命討鄭可也不能制楚之死命惟鄭是求則晉

亦有闕非獨鄭之罪也且晉務欲討鄭則辭鄭伯
于境上明暴其罪以師問之可矣乃因其來朝而
執之不武已甚又伐其國殺其行人既不許其成
又不能滅其國德與威兩無當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雖小亦中國會盟之諸侯也楚人伐而潰之晉
曾不能恤敢誅鄭乎

楚人入鄆

左傳楚子重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繇此言之則人人之國者罪也而爲人所入者庸獨非罪乎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何嘗以修守爲非

程氏曰此嬰齊也向也于會蜀附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

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非也稱名者即楚人用事之名稱人者即所名之人濯兵深入皆著其強暴非有所進之而退又不足言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國之疆弱夷狄何嘗不知晉不能如諸侯何其如秦何

鄭人圍許左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晉人以鄭伯執鄭鄭人以改立君辭晉鄭有彼謀

晉失霸等使小國出謀至此可哀也然强有力爲不義有時而折亦知之乎

城中城杜云魯邑也在東海廩邱縣西南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以時設險其亦可矣胡傳必以爲譏至不能通于楚之入郢則謂苟有政令使民效死不潰寇豈能入孟子曰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有是言矣然不曰築斯城鑿斯池乎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薛氏曰郛之内而宮之外也。杜註異即若然直是不宜城中城耳非謂凡城皆不宜城也亦不

當云不倚城郭溝池爲固如胡傳所譏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晉命也

軍旅大事不擇賢否付之介弟以曲徇大國之令亦不愛其國矣胡傳推之立剽以爲有寵愛之私不亦遠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筮之事三代重之卜之不從不敢違也春秋書之亦若是其嚴也不敢違卜以至于五亦不可不謂之虔也然以理斷之魯眞不當卜耳罪不在于

五也何也郊歲事常典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魯不能及時修祭既違時失禮五卜不從而遂不郊可謂孝乎諸家言人事者譏其瀆未盡五卜之情言天道者又謂皇天饗道不能以僭而徼吉魯郊數百年其不郊亦有數前此後此不必皆不卜不必皆不從也何獨不饗于此乎

五月公會晉侯蒲州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左傳夏四月鄭人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立晉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晉楚之事誅之以僭號則楚者王室之叛臣治之
以周爵則楚者諸侯之與國中國能治楚則正其
僭逆絶不與通諸侯有二心者以王命臨之率與
國問之可也不能治楚則通其聘問謹其約束不
至兵連禍結爲小國病乃不能治楚而徒責諸侯
之從楚則何以服諸侯之心至于執其君而屢伐
其國鄭人自若伐其國而彊歸其君鄭人亦自若
勤諸侯而不能損鄭則伯主之威亦殫矣且晉方
歸鍾儀求好遣糴茷報聘何以責鄭執鄭伯一事

晉之大罪惜天子諸侯無能問之者

齊人來媵

異姓媵人既爲禮所禁況此媵者非姑姪則姊妹也以其親貴之女行非禮之媵苟以結鄰國之歡遂與子女無愛焉不亦羞乎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已立

秋七月公如晉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茷未返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晉侯既卒弔有常禮必違禮親弔是以天子事晉

已既爲違禮之吊晉亦可以違禮止之使送葬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魯成之謂矣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以去年七月如晉今年三月始歸千乘之君九月于人之國何爲也哉雖欲諱止諱送葬亦惡能諱之故晉景公以冬月葬不書是春秋削之也削之者惡其用諸侯送葬故絀其狂僭存天子也三月公至自晉是春秋筆之也筆之者見公屈辱于

晉人數侯服之備數字之中而晉魯之罪無不備聖經字字有筆削是非皆寓于言外而此又其最顯者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左傳晉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莅盟

親吊親送葬會不能得晉人借之以爲重且加以二楚之名以自飾其止諸侯送葬之罪魯侯歸又使其大夫來要盟以文前過晉人視魯隨意操縱全無與國之義嗟乎以鄭之弱小敢於抗晉而晉

終不能有加焉魯能立義自强晉亦何敢以非禮相犯經書之所以深著 晉人之强横無禮魯君臣之不自振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犫之聘也

郤犫來盟行父如晉皆魯之大耻也有志之士觀晉魯之事當感發奮厲以動其臥薪嘗胆之思茍不欲以吾君終辱於人則富貴死生皆在所輕況復肯以國事行私欺蔽徼倖乎康侯於此無一言盍以是爲尋常之事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左傳是年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僅得之世衰至此極矣經削而不書不但爲傷臣子之心全天王之體亦以爲天下有大體當治晉侯郤至不足誅也是故王能正其紀綱飭其名義則侯伯皆吾股肱自委其轡則强侯之陪臣作敵矣有天下者奈何不自執其權至于强侯之前與陪臣爭此區區之土哉噫晉不臣至此

而諸侯猶服從不敢後是舉天下而皆楚也而春秋不書吾故謂讀春秋者欲知聖人之所書又欲知聖人之所不書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諸侯強橫王室衰微世臣之家當共戮力同心以翼弱王王尊而身尊矣顧且奪權爭政以自爲利夫以積弱之勢諸侯不享即柄周政亦何榮之有同休共戚之臣不規大計以蠻觸之職益危王室

親臣且如此又安望方寓之諸侯乎書曰周公出奔晉蓋深絶之也

入春秋以來鄭虢以爲王卿士王奪鄭伯政鄭伯怨王則諸侯猶以柄王政爲榮也此先王制服諸侯深意蓋使諸侯內參朝政外奉朝覲所以陰消其專據跋扈不臣之志若使此法不廢徵大國諸侯入輔必不敢拒命以天子之靈加以大國之力諸侯必不敢貳王室之尊與諸侯終始可也此法不知廢自何年王庭絶諸侯之迹大國不共小國

劾之天子微弱至使陪臣敢與王抗而竟無如之何可嘆也其初豈非一二世臣大家姤外諸侯分內權故推而遠之以自爲利者乎不知外重內輕尾大不掉是誰之過歟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定于瑣澤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會于瑣澤成故也杜云晉既與楚合諸侯以申成好

是會也爲晉楚之成也晉楚成矣而執鄭伯止魯侯以責其貳此何說也晉之不臣於是爲極

自盟齊以來楚人會盟無不書此合晉楚之成於宋西門之外乃削而不書何也前此盟是楚入中國中國失策夷狄强横雖欲微之而不可得也宋西門之役是中國可以不爲者也中國之力足以制楚而不肯用苟且偷安無故與夷狄求好則羞中國矣故削而不書聊以存體焉耳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經於狄皆書敗蓋不以夷狄敵中國之義非盡詐戰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厲使郤錡來乞師杜云將伐秦也

此晉徵魯師其言乞者使命之詞耳諸侯之師晉無所不用魯無敢不從書之以見晉之強魯之弱征伐之權惟晉是擅胡傳謂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是已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鄭伯宣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文伐秦

如京師非朝也自京師雖會諸侯伐秦非秦王命也言如不言朝爲伐秦不爲朝也穀梁謂言受命不敢叛周吾誰欺春秋尊天子以實不以名諸侯無王春秋援其實而正之今乃以不叛周虛存尊王之體不幾爲諸侯竊笑乎劉康公成肅公從諸侯伐秦削而不書諱爲諸侯役也

伐秦一事有筆有削筆之者裁定於文詞曰如曰遂曰會曰伐以著諸侯倨侮專擅之罪削之者謂没劉康公成肅公之會伐可已而不已亦非有勝

於事實春秋以是非爲筆削筆削定而是非明是非明而君臣之義著君臣之義著而無王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曹伯廬卒于師 宣公卒成公負芻篡立

諸侯奉王命以死勤事可也晉以私忿伐秦而牽率諸侯使之暴屍於外又不爲之討弒君之賊不傷曹人之心乎

伐秦不如伐曹之易討不盟不如討弒君之正彼則越王都而必爲之此則憚勞而不爲狂暴之君

怒則噬嗑則好原無是非之心故功不立而誨逆長亂終以自及無惑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渠丘公卒犁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親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孫林父以七年奔晉

孟子有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然後云者

蓋以三年爲久也孫林父以七年冬奔晉于茲八年則位巳久絕於衛矣郎君有而召之當言復歸不當言歸然經不言復歸者是林父未得復也不得復而歸之則臣之蔑君君之不愛不巳見乎故有宜歸而歸之以爲重者蔡季鄶季子陳侯之弟黃是也有不宜歸而歸之以爲惡者鄭突曹赤楚比趙鞅衛公孟彄孫林父是也吾以經之權衡知之也蔡季公子友陳黃皆天顯之親經或稱字或稱子或稱弟故知其予之也突赤去族趙鞅書叛

于前楚比公孟彄孫林父皆去國于八年之後而歸不言復故知其罪之也陳黄雖不比於蔡季魯季子然以介弟而困於讒人其情爲可哀故出與秦鍼同而秦鍼不得與陳黄並書歸是以知經之幸其歸也或曰大夫必以復歸然後爲宜歸衛元咺不書復歸乎蔡季魯季子陳黄何以不書復歸曰是又不然復歸者位已絶而君復之也蔡季魯季子陳黄弟也不忍言絶故不言復君咺則衛侯方執于晉而自晉復歸是誰復之乎故不俟復而

自歸與無可歸而自復者厥罪惟均惟宋華元自晉歸宋考之傳文最稱無罪然經之書歸與諸臣無異而不言復者其去來自如不以君命復位者也或曰去三年不反是言臣子可以自反也於元乎何尤然不覩楚之箴尹克黄乎奉使而歸以罪自拘然後君使復其所元去不賴寵是矣去國之臣位非我有乃歸而專戮祇取決於魚石之口未聞待命可不謂專乎故歸一也復歸一也而有是有非稽之經文自得之不俟傳而義自見者若孰

歸論歸孰復論復此例之所以不可通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傳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諸侯擅侵伐非正也然鄭之於許也不畏晉楚必得其平而後止此鄭之所以能為國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盡之矣稱姜氏所以正氏族與君敵體且以臨僑如嚴翼之詞也胡傳從穀梁謂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

也然則夫人當自至乎胡傳又謂迎之於其國此事之不可通行者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館中則凡女未入竟之先將何以至邪若然則劉夏迎王后何不責其以而反責其遣使之輕邪杜註謂成公逆夫人最得禮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桓公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言仲何也子孫之疏之也疏之云者蓋指東門氏得罪之後而言之也是故在宣之世則稱公孫在成之世則稱仲氏亦時勢使然也不止此也是時魯有兩嬰齊一爲叔肸子一卽仲嬰齊皆公孫也皆見於經如俱稱公孫則此卒者知爲何嬰齊邪且以公族言則皆公孫以親疏言則仲遂者莊公之子叔肸者文公之子世次亦既有辨則仲嬰齊從君賜稱氏而叔嬰齊稱公孫亦情理所安又不得執歸父之公孫爲詞也如

謂此稱仲不稱仲孫是聖人不與其子爲父孫不知仲遂賜氏爲仲不賜氏爲仲孫聖人安能加一字使爲仲孫亦豈能減一字使爲仲邪又如父字不可爲氏亦所未喻氏賜於君而子不得用是棄君命也季友生而賜氏季卽友之字其子宜何稱焉狐突之子實爲狐毛狐偃伯賁之子實爲賁皇此皆傳之有明據者故嬰齊一事魯人立後重在仲遂不重在歸父春秋紀事重在大夫不重在立後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左傳討曹成公也

此盟同也而曹伯與焉不旋踵而執之矣可稱同乎晉厲苟能以義正諸侯則此盟安得有曹伯此盟既有曹伯則同盟又安足貴邪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傳以為伯討似也而未盡也負芻之罪不可不討執之是矣但不當容之於會又與之盟耳率諸侯以臨罪人當聲其罪而討之奈何使之得與諸

侯之會盟不知當列會歃血之時且以負芻爲何人也且又不爲之置君異日者反借曹人以口實而負芻歸國矣藉君得君亂賊亦何所懲乎若周者以諸侯之公執即當顯行其戮別錫命一人以爲君則大權可收名義可正奈何充耳如不聞晉執則執晉歸則歸春秋且如王何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共伐鄭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鄭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

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郤至之使車方返而江漢之兵車已濟晉人屈中國而與之通而不知豺狼之不可親也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

諸侯卒葬無定例宋公月卒日葬亦事之常穀梁則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可踰君也劉氏曰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司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蕩氏殺子山魚石出奔楚

蕩澤作亂華元爲右師不能討澤以去明官守必得討而後入華元歸而宋有國討可謂能其職矣討亂臣而安大族不亦可乎必併魚石逐之何也

蕩澤之討魚石許之也魚石不敢愛其族以返華元華元不念魚石而橫生國禍華元非能爲國靖亂是因亂而除其偪事雖公而心則私也或曰華元出奔之日敢萌心去桓族乎是不然出奔激於義也討山正其法也元之心止于此矣因魚石出奔待罪元遂乘機背魚石魚不以君子之道待華元而華元以小人之心背魚石以子皮待子產之道觀之則華元之視子產何如也

宋公甫卒而華元出奔矣華元甫歸而子山殺矣

子山既殺而魚石又出奔矣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宋之諸臣傳弱其新君而互相傾危非以長自安之道也故宋世有亂臣而華氏卒絶迹于宋則又安在今日之得志也故有國者不可一日無以禮御臣之思而有家者不可一日無靖共和衷之美以春秋山去族之事觀之則有罪無罪亦未嘗無分别必以書名即爲有罪殊非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楚邑左傳始通吳也林云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始

此吳通中國之始也止于會而不修王覲之職吳從是不知有王矣吳之無王晉誨之也王之不共晉于何有此事之至悖而猾夏之最大者故殊吳于會以著中國誨四夷無王之罪且以見中國之易與而遠畧之示輕也七國大夫會吳則吳重矣或乃爲結吳制楚之說非經意也

許遷于葉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朱

許偪于鄭而遷于楚既入楚而欲復爲中國諸侯

安可得也書曰許遷于葉葢深傷之王命不行諸
侯失恃以分封之許而附庸于楚是誰之咎且許
以不事鄭受伐十四年旣平鄭以叔申之封亦可
已矣然而許又遷者是鄭志之不釋也晉爲伯主
不能治鄭又不能存許雖欲諉過惡可得也
許立國無他道徒以遷徙依人爲計一遷再遷卒
滅於鄭苟且圖存亦何益乎故君子黜爲善而已
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子月宜雪而乃雨雨水宜潤而木冰皆為失常知其為異而天人之際勿敢忽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公原立

此滕文公也而孟子時又有滕文公何邪祖孫同諡蔡侯申祖孫同名皆所未喻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傳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罕伐宋

晉楚既成諸侯相安無事其亦可矣鄭何為而又開楚釁即楚人求成可以義止也汝陰之田其獲

幾何而使晉楚暴骨中原騷動𨚫鄭亦敝于兵歷十四年而後定向非晉悼有以制楚夷狄之禍又有不可知矣合晉楚之成者宋也而首受叛盟之兵者亦宋也此與陳受楚伐同足爲小人親夷狄之戒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厲使欒黶來乞師

以范文子之言論之則晉厲非有功之時以中國之大勢論之則此師自不可已遣卿乞師同伉之

憤深矣君子不以人廢義晉厲此舉未可少也

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杜云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

晉楚既爲成始乃楚人貎很之性以汝陰啓釁鄭以中國諸侯甘心爲禍首中國斷無不治之理鄢陵之戰三國之君親冒矢石爭勝負卒之矢集于楚子誅加于楚臣中國之氣必紓楚夷之氣少挫晉厲之功爲不細矣書楚子敗績所以大晉厲之功也若晉厲不能持功弭釁乃一國之私非天下

之通義也胡傳乃引范文子釋楚為外懼之言以為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不知彼范文子者未嘗謂鄢陵不宜戰但不欲晉厲戰鄢陵爾其為君謀則忠其為天下謀則遠矣有如既勝之後晉厲能用范文子之言弭內難而靖國家則鄢陵之勝亦以為不可邪是役也晉既遣郤乞師而魯不會戰不但得罪于晉亦得罪于天下矣故論晉事者當在鄢陵既勝之後論魯事者當在壞隤未出之前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子反

子反之死蓋自殺非楚子誅之楚子蓋止其死而不得也子反復子重之言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楚子諭止使勿死則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楚子又止之不及而卒當是之時楚師實未大敗止以楚子傷目宵遁不敢辭死夷狄之臣何其勇于受義而嚴于變法楚子實不殺子反春秋書楚殺之者子反以其身伸君之法所謂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

社稷之臣固不忍爰一死而棄其國紀君之仁臣之義兩俱無負故春秋歸刑于楚所以成子反之義以愧中國大臣尊爵載寵媢賢嫉功如子重誘罪偷靦息頑鈍無耻而不如子反者不以夷狄之君臣而泯其善也人臣任國家之事勇往直前不効則以死謝國人前不徼功後不避罪士君子當如是矣嗚乎後世安得有臣如子反者與之言朝廷之法哉

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兵法行于主將而死之春

秋之世楚實强於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子反栢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于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悉皆蹈之端可為鑑高氏此言乃國家興亡之大係百世不易之道也

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衛侯獻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秋隨宋地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鄢陵之戰伯主親御戎車乃上卿乞師而魯侯不會雖云有內難然遣大夫將一旅以赴師期胡不可而竟無一人以應晉能堪乎　機既發內難未弭則討僑如以靖國人晉將自諒乃自夏徂秋從容于沙隨之會雖微宣伯之謀郤犨之譖亦難免于晉厲之疑矣不見之辱魯實有以致之未可全

罪晉也然晉之所以不足服魯者泆隨之會齊侯衛侯從容於壇坫之上宋且以一華元畢事晉皆不問乃獨罪魯乎信讒而辱諸侯晉之不直其亦誰能說之故晉之不見不足辱也雖然國耻足以振之物耻足以與之乃不能感奮興起而徒仰息于强國用事之臣夫亦無所不至矣胡傳擬之大勇浩然之氣塞天地殊爲不倫

公至自會

公以僑如之故前失期於鄢陵後見辱於泆隨則

勢亦也可但已乎而況乎國刑之宜倂禍本之當

除也

公會尹子武公晉侯厲齊國佐邾人伐鄭林云於是始以王臣與伐

晉不能治鄭始借力於王臣亦可知王室之足以

服天下矣王室自有威靈不能自用而徒爲強諸

侯所役積漸之久至于假之不威而王室與伯主

俱盡可嘆也春秋書之一以示王室之尊一以著

晉人之罪

不見公不諱雖以晉不足爲魯輕重然在魯則當

有發憤自强之氣乃沙隨不見之後尹子會伐之前漠然無所處分雖親從事於戎馬其誰信之不待僑如之譖而晉不甘心矣且諸侯莫在而魯獨徃內難方殷御譖方甚惟以僕僕道路爲求悅晉侯之計而不知其終不免也魯之委靡若此春秋且如魯何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不與負芻之有曹也是爲曹伯而已矣

負芻弑君晉既執而歸命於天子受而戮之以示天下更立曹君則廢置之權猶自天子操也奈何

逾年王竟無如曹伯何晉於是益蔑天子謂子臧反吾歸而君而負芻歸矣晉侯欲執則執欲歸則歸天子不自有其權非獨諸侯之罪也春秋一則曰歸于京師再則曰歸自京師夫子且如王何哉或曰晉文公不返衛成公乎與此奚别焉是不然晉文歸衛成于王王蓋欲王殺之也襄王曰君臣無獄君臣獄父子將獄爲臣殺君將安庸刑余何私于衛侯晉文不能奪竟歸衛侯蓋襄王歸之也晉厲執曹伯蓋亦欲王殺之也殺人者怨讎之事也

晉厲不敢任而歸之于王王自不惡于纂晉亦何詰不爲其德失其所以御諸侯之具而徒望諸侯之歸命又奚可得邪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晉境季孫執不致不但諱壓于公且既及晉郤犨盟矣可不致也

季孫之執以郤犨之譖也是固然矣乃季孫爲社稷臣既不能防微于先事使僑如得騁其詐謀毋亦季孫有以授之口實邪汲隨之會不執者魯既有詞晉人但以不見示意乃魯終不討亂臣雖從

于伐鄭晉人猜之夾者郤之辱蓋自取之也然晉所以不得爲伯討者不以鄢陵同仇責魯但信强臣之一言而千乘之上卿執則執釋則釋義無所歸是爲可恨耳經書執季孫行父晉之暴魯之弱兩俱見之書舍之于苕丘又非執言討罪之舉其失益遠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亂君母于國政外結强臣内挾君上恣横無忌如之何其能堪之然而竟使逃死則魯人爲無

刑矣季孟專魯政是魯腹心之疾不可不去僑如挾毋氏之力借大國之勢欲去其所忌但世未有亂國之臣能為鋤奸之義者假令季孟去而僑如之患方大矣當時之計宜執僑如誅之以正其構陷大臣之罪昭以僑如之所藉口者明示國人而收季孟之權還之公家季孟方有晉討且行父老臣獻子賢大夫必無敢不從一舉而兩得之失此不為因僑如之故而益昵季孟不知僑如去而季孟益無所忌矣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伯國之君執諸侯之上卿果其有罪顯戮于會以

警人臣之不忠者誰敢不服乃忽焉執之忽焉盟

之若之何不短士大夫之氣而傷諸侯之心以此

求伯不亦難乎若季孫行父者爲千乘之相無資

身之策微倖一盟以偷餘息則可矣其如辱國家

何彼郤犨何爲扈盟何義經書之盖兩責之也

公至自會

會人而卿得執卿釋而君得至是會而已矣此會

伐鄭也所以會致諸家以爲伐事不成是也而未盡也於斯之會盡有尹子存焉而魯卿執晉人恣行尹子如無夫且不有天子何有於魯乎春秋所以討晉之惡者盡有不止爲魯已也故會者會尹子也致會者存尹子也

乙酉刺公子偃（初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季孫旣及郤犫盟歸刺公子偃）

公子偃雖未必有竊國之心然而奸臣所奉爲穆姜所指國家亦安能容此爲國人之所屬目也刺

之亦未爲過但僅如首惡而僅逐不與偃同刺則輕重爲失刑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經不書救晉是無取也伯主而爲鄭人所侵其何以示諸侯是故知鄢陵之威不足以懾鄭而伯之道思過半矣

夏公會尹子（武公）單子（襄公）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鄭地林云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

以天子之命卿臨之而又尋盟則二卿無董率之能諸侯無尊王之義而王臣失體矣不言諸侯以有尹子單子在也不言尹子單子不與二子同盟也諸侯懼貳則有盟若王室則諸侯無不當服從安所事盟必以盟爲固者然則不盟是不固也故凡王室之人下盟皆最無識者也

秋公至自

齊高無咎出奔莒（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夫

人怨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十八年齊殺國佐即國武子

一婦人內亂大臣不安其位殺戮相尋故為國者不可不謹於閨門之內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云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以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以極重之典為極褻之舉不敬於斯極矣欲為則為不必合禮不必合時故曰用人享之說三傳俱

無之胡傳不知何據

晉侯（厲）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襄）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邾人伐鄭（左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六年秋尹子會伐鄭矣夏尹子單子會伐鄭矣此則單子又會伐鄭矣三勤王卿不能治一小國安以王爲所以然者王非能討有罪爲晉役耳晉非能奉王命假之以挾鄭耳晉不顧褻王靈避楚而還王亦不以褻威爲耻此一役也王室陵替鄭

之罪不可勝誅而諸侯皆不能辭咎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蘇頴濱云下十二月丁巳朔則十一月無壬申杜亦云日誤是也

此亦公孫嬰齊也如仲嬰齊亦書公孫雖云人有同名然知先死者誰邪於是知兩族原有辨聖經本無意而後儒好多事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定公卒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厲公欲殺郤氏郤錡聞之欲攻公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嗚呼郤至其可謂純臣也已知死而不敢避難有黨而不敢逆君有臣如是其可誅乎三郤用而鄢陵敗楚三郤死而匠麗弑晉世臣之於國家其輕重何如哉書曰晉

殺其大夫蓋亂政也

三郤之敗道多矣豈皆昏于利而不自覺歟彼固自以國之大族與君存亡君即我我即君一體無間諸可肆意爲之者皆無顧忌豈知禍發於所忽而二三嬖倖遂制其死命哉宋劉義康之敗其道亦如此彼自以天子介弟至親無間凡所以恣橫而無備制者皆以自明其親親之意豈敢有心以干國紀而不知人主不察其情固已側目待之矣嗚呼君臣之際難言哉乃知爲人臣子懃庸骨肉

皆無足恃而細行必謹是以翼翼小心詩人之慮
遠也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嬖臣何大夫大夫之有然旣以之爲卿矣則是其
大夫也殺胥童者欒書中行偃經不曰晉人殺其
大夫而曰晉殺其大夫何也欒書中行偃非能爲
逆也晉厲無道尸三卿而執二子大臣人人自危
遂生禍亂童之死厲爲之也郤不誅童不卿書偃

不執異童不殺厲亦不死童死而厲殺誰則使然非關國政與尋常相殺者不同故不自其人而以國者以晉國君臣之禍厲爲之也以下文欲厲稱國之事觀之則此亦志晉亂耳稱國不必皆國討也

世卿大族位尊權重故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小人不自度德量力介一日之勢欲剪除之以自爲富貴計不死何侯若君人者不深惟事機多方操縱徒欲以一切束攝之法繩之使人人俛首惟吾刀鋸斧鉞是聽是秦皇帝所不能行者而可以爲歟

天下之術乎自古帝王必嚴馭朽之戒勝于之防非其威之不足正謂威有時而窮有若此者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厲公弑悼公周立上兩書晉殺其大夫下書晉弑其君此見國必有亂政而後君近於死亡也

弑州蒲者欒書中行偃然書曰晉弑其君何也罪晉人也州蒲之執在去年十二月歷時不爲不久而爲之臣者無及於難也當時晉之世臣如韓厥等與欒書中行偃皆勢均力敵足以相制竟坐視莫救雖曰州蒲無道然既食其祿又安得老牛視

之乃終無一人起而問之者則是利晉偃之爲一人有同心然後二人知衆意之所在而安意行之使當日有臣如范文子厲决不死即死亦必有如孔父仇牧以身殉之者則又安得獨罪二人邪嗚呼晉厲伯國之君也一旦身弒至比之屠一老牛而弒之者安然無恙畢世不以爲異則君臣之道喪也極矣

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人殺其君杵臼皆人爲之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

其大夫胥童胥弒其君州蒲皆國爲之人爲之者
亂作在下也宋昭雖無道六卿和公室之後亦可
以相安矣而宋人有易主之心宋鮑懷竊國之計
必危其君而後已故稱人者以弒君殺大夫皆宋
人之志以罪宋人之包藏禍心結黨而仇君者也
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宋人之謂也國爲之者
禍生自上也晉厲雖無道威福在手未有敢生心
者廼自屠其世臣開巨室之釁共不能存士燮祈
死之忠且誰不爲郤錡救公之計故稱國者以弒

君殺大夫晉之君臣俱在禍中以罪晉人之不能守信遠禍聚黨而爭命者也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晉人之謂也宋之禍是謂君失權晉之禍是謂君棄國使宋昭早能覺悟執公子鮑戮之可以破散羣黨引罪責躬反側自定是猶可及止也晉厲舉事一錯不可收救譬如一縷引萬鈞于深淵之上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矣昭以闇懦亡厲以愚悍敗宋恕昭請責之以奔魯之子哀晉恕厲請責之以俟死之郤至則若犢之槃災幸禍甘與君

父爲敵皆不容以君之無道借口矣春秋本事揆情故有稱人稱國之分以昭鑒戒非有所輕重于亂臣賊子也嗟乎宋鮑蔡而穆襄之族安晉悼立而八卿之勢固而不仁之君徒自殺其身而莫之恤亦可少警哉

去年經書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初四爲庚申則正月不得復有庚申意者此年閏月所謂歸餘於終者乎

晉厲既弑欒書中行偃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人言強臣難制至如欒書中行偃者挾震主之威驕援立之德周子以童稚之年數語而強臣無不心竦顏汗晏平仲之論陳氏曰惟禮可以已之於此益信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爲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國佐殺淫亂之人竟以殺其身不可爲之事不可爲之功古今所諱可嘆也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先諸侯而親附之者不過欲徼晉人之歡耳郎晉之待魯陰於後至之諸侯有志之士猶鄙而不爲況不必然邪晉雖伯國悼公於時纔十四齡耳千乘之君立國有體況成巳在倦勤之年亟往朝之不以爲耻魯秉禮之國羞惡之心似此人獨薄

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邑左傳夏六

月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侵宋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有國家者不務正義而欲以强力挾人以崇奸慝未有能濟者也若魚石者本以蕩澤起釁許華元討之華元負而逐之寄命他國終身不敢謀宋之奴隸宋人必有察其情矜而復之者不然委身異國亦無不可奈何不勝忿恨之心以與君爲難君可讎乎李懷光忠憤之臣也舉念一錯身戮名辱爲千古恨皆富貴之念誤之也傷哉

胡傳云此伐宋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

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語意甚緩絕無嫉惡之意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兩言而是非定矣何暇分別諸侯大夫之世不世乎蒯聵以世子奔吾未見趙鞅納之爲正也劉敞謂不與納故不書納亦非魯納子糾楚納頓子晉人納捷菑楚納公孫寧儀行父誰是與其納者而皆書納何也

公至自晉

晉侯悼使士匄來聘左傳公至自晉晉范

晉悼修禮於諸侯不以大國淩人與人當如此矣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秋杞伯匄來朝

八月邾子𢪛來朝

築鹿囿

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

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于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公少年即位制于強臣逐歸父而父子之恩薄作丘甲而取民之制亂盟嬰齊而諸侯之體褻辱沙隨而閨門之醜彰歸汶陽田而守土之氣衰送晉景喪而朝聘之禮壞一生僕僕奔走曲意承人而已魯以相忍爲國也而成則忍之甚矣是時政逮大夫權非已出雖極力收拾猶或難之況成復無意乎

冬楚人鄭人侵宋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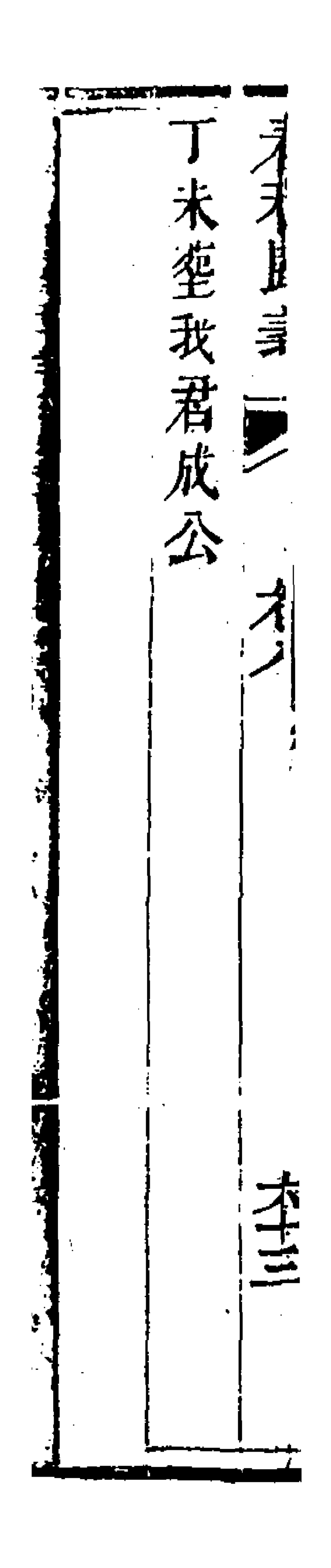
（如晉告急鄭獻子爲政吕成伯安疆自宋婦矣晉侯救宋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

晉侯（悼）使士魴來乞師

楚鄭之罪不可不治此舉自不可少晉侯少年初立威信未孚而修禮于諸侯是爲能用諸侯此亦乞師也亦可言自反而不縮乎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邾子（宣）齊崔杼同盟于虛朾（宋地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晉侯新立而能爲此會亦足以爲伯主矣天下事不在奇異當其時而已



丁未塟我君成公